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泣别天琳老师

□蒋登科

2021年10月23日是星期六，阴沉了大半个月的重庆突然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没有一丝杂色。我希望这是一个好兆头。

早上9点多，我给罗炜打电话，了解傅天琳老师的身体状况。他有些急促地告诉我：“正在抢救！可能就是今天了！”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虽然我知道她的病情时常反复，但一直都有向好的征兆。

傅老师本人有着战胜病魔的毅力，我们也一直在为她祈福。罗炜的语气让我突然觉得，她这一次也许真的扛不过去了。眼前美好的天气难道是为天琳老师引路的？我一下子就对它没了好感。

我把消息告诉几个好友之后，就在手机上翻阅最近几年和天琳老师一起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看到的是她的灿烂笑容，但我不争气的眼里却满是泪水。

之后我一直不敢再给罗炜打电话，直到下午两点过，罗发给我几个哭泣的表情。我知道大事不好了，于是向罗炜确认了天琳老师离去的消息。我在沙发上静静地坐了半个小时，才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沉痛哀告”，公开了天琳老师去世的噩耗。

我与傅天琳老师相识于1986年。那时，她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青年诗人，几乎获得了当时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

她很年轻，充满活力，但我们从她身上看不到一个成功者的骄傲。在一些诗歌讨论会、分享会上，每次轮到她发言的时候，总感觉她几乎是蹦蹦跳跳地走上讲台的，带着亲切、令人愉快的笑容。30多年来，我感觉她一直都是以这种形象、这种表情面对朋友。

天琳老师只比我母亲小一岁，肯定是我的长辈，但她从来没有以长辈身份与我交流，我有时称她“傅老师”“天琳老师”，更多的时候称她“天琳大姐”，她非常喜欢这个没有距离、没有代沟的称呼。我们亦师亦友，相互信任，在

不同场合见面交流肯定超过了一百次，每次都

非常愉快。

她今年2月生病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微信联系。3月中旬，她当时刚刚好一点，本来不宜外出，但还是和我们一起在潼南参加了川渝诗歌学会举行的采风活动。她说，活动是她组织的，必须得去。

她显得比较虚弱，由她爱人老罗陪着。不过，在双江镇下车的时候，她双腿发软，突然下蹲，幸好身边的人马上扶住了她，让她坐上车休息。我找来车上的薄被给她盖上，心里很难受，那么坚强的一人，生病之后就突然虚弱成那样。

回来之后，她到医院继续治疗。4月下旬，我去涪陵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我知道天琳老师在住院，到了之后才知道她竟然去了活动现场，而且写了发言稿。不过，她是带着氧气袋去的，走路很吃力。她答应参加的活动，除非万不得已，就一定不会去。

我感觉她的状态比上个月更差，走路需要人扶着，说话也有点气无力的样子。回家之后，她又去住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状态明显好转。她告诉我们说，她是在战斗，赢了就好，败了就麻烦。那一次，她赢了！

在回家调养期间，她身体恢复得不错。我们通过多次电话，几乎每天都有微信交流，并且期待在她的身体完全康复之后，组织一个聚会，所以就没有安排时间去看望她。心里想的是还有机会，还有时间。现在想起来，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等啊！

9月1日再次住进医院之后，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我们不能去医院探望，她本人也因为使用了呼吸机而不便交流，我只能从她的家人那里了解她的状况。不少诗歌界的朋友向我

打听她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叶延滨、李琦、刘立云和身边几个随时都可以吆喝起来的朋友之外，我都有所保留，没有完全将实情相告。一方面，天琳老师是个好面子的人，她肯定不希望朋友们知道那么阳光的她，变得那么糟糕；另一方面，我和身边的朋友们都期待奇迹出现，期待福祉会降临到好人身上。但是，我们最终没有等到奇迹的发生。

天琳老师是一个具有天赋的诗人，从事诗歌创作60年，眼光向下，感觉向内，精神向上，为我们奉献了大量优秀的诗篇。

从《绿色的音符》《在孩子与世界之间》《音乐岛》《红草莓》《太阳的情人》《另外的预言》《结束与诞生》到《傅天琳诗选》《星期天就长高了》《柠檬叶子》《傅天琳诗集》《幽蓝幽蓝的童话》《果园与大海》《最好的风景 最痛的山水——傅天琳诗歌精选》《傅天琳诗歌99》等，每个时期都有精品，每类主题都有代表作。

她的散文集《往事不落》《柠檬与远方之歌》《天琳风景》等也用诗的语言记录了她的风雨人生、不懈求索。长篇小说《斑斑加油》是她与爱女罗夏合作的作品，体现了母女深情，记录了外孙女的成长历程。

她追求守正又创新，很多作品收入了中小学教材和指定读物，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出版过日文诗集《生命的微笑》、韩文诗集《五千年的情和爱》等等。

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心思细腻，常常为一切善良的行为和事情感动。读到优秀的作品，她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她的创作也是这样，没有感动自己的事情，她肯定不会写。她为很多诗歌作者修改作品，无论肯定还是批评，体

现出的都是真挚的关爱。

她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人，面对现实的艰难，她没有低头；面对艺术的探索，她没有盲目跟风，更没有停步不前。她的作品就是对现实与人生的真实记录和精神超越，也体现了她的人生与境界的不断提升。

天琳老师是重庆的第一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为重庆这座诗歌重镇的地位增加了重重的砝码。有几次聊天的时候，我们说起诗坛上对一些获奖诗人作品进行解剖、批评的案例，她说她怕得很，不敢多说话，怕别人挖出她过去的作品。她说，哪个诗人没有写过蠢诗嘛，不可能每一首都都是好诗。我告诉她不要担心，因为她在不同时期、不同年龄都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而且她这么谦虚，不断追求创新、突破，不会有人专门针对她的。

她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担任重庆新诗学会会长期间，她面对的主要是诗歌爱好者。但她没有看低这些人，而是组织了大量的采风、交流活动，创办了“银河之星”诗歌奖，为诗歌爱好者点评修改稿件，为他们的提升创造条件，确实使很多基层作者的创作水平得到了提高，为诗歌艺术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她是一个坦诚的人，做不来假，也不愿意做假，而是把爱恨喜怒都写在脸上。她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了解，而且敢于在朋友中说出来，让大家更感受到她的可爱和真诚。

她说她谈不来理论，写不来论文，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写。广东的一所中学多年来一直把她的《背带》作为校本读物，有一次专门邀请她去谈谈这首诗。她说她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于是给我发来信息：“登科，快点救急，广东那边叫我去谈这首诗，你告诉我我是怎样

黑叶猴的美好家园

黑叶猴急切地敲开了门，黑叶猴黑乎乎的爪子拉扯着王臣武的衣角往外拖，并发出“哇哇”惊叫。王臣武明白了黑叶猴的意思，他立即动员全体村民连夜逃离村庄。不一会儿，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整个村庄被淹没，虽然遭受重大财产损失，但所有村民均安全得救，无一伤亡。黑叶猴知恩图报，拯救了全村人的性命。

现在，一只孤独的黑叶猴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人们怎能不出手相救？可喜的是，群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很强烈，黑叶猴未受到丝毫的惊吓和伤害。几天后，它安全返回它的栖居地——金佛山东麓的庙坝。

据动物保护专家透露，这只白颊黑叶猴可能由于在种群内受到“排挤”，或是因为求偶失败，故而独自离群。由于现在从保护区到城市周边，生态和植被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黑叶猴的栖居地范围扩大了，这只雄性黑叶猴在“寂寞”中不知不觉就跑到城市周边来了。

国家对白颊黑叶猴的保护由来已久。金佛山是重庆市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79年；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黑叶猴、银杉、林麝等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

经过二十多年的保护，白颊黑叶猴的数量翻了一倍。上世纪90年代末，金佛山白颊黑叶猴只有约75只，目前已达到了160—200只。到底是如何开展保护、促进其种群繁衍的呢？

金佛山自然保护区专家李鲜告诉我，他们持续开展了黑叶猴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让地球最北界黑叶猴的生态环境保持原生态。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黑叶猴食物短缺的季节，工作人员和护林员会定时少量将食物放至黑叶猴的活动区域为其适当补食，解决黑叶猴的冬季觅食困难问题。

同时，他们还在猴群分布区安装视频监控和红外线相机，进行实时监测，了解猴群生活生活规律。

最后，也是最为辛苦的工作，就是开展对白颊黑叶猴的野外调查和跟踪分析，为黑叶猴保护提供有力依据。

在金佛山，除了白颊黑叶猴外，国家级保护动物还有云豹、林麝、金雕、黑鹇、大鲵、红腹角鸡等77种，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有银杉、银杏、珙桐、水青树、鹅掌楸、巴山榧等93种。

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云南昆明的召开令人振奋和鼓舞。“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以成。”金佛山的优良生态，诠释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生存家园这一科学道理。

金佛山及其白颊黑叶猴的保护只是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一个缩影。万物并秀，生机无限！放大我们的视野，我们有数不清的金佛山、秦岭、长白山、武夷山、神农架……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我们与黑叶猴们，共同构建着地球生命共同体。



秋月月色(中国画)

曾令富

□余道勇

金秋时节，草木葱茏。金佛山北麓南川区南城街道林堡社区微信群里炸开了锅。一只不知名的黑猴在村民卢玉洪家后院的葛藤树上爬上跳下，把他们一家吓了一大跳。他赶忙在村民微信群里发视频和图片求助。群里七嘴八舌说开了，“快点去买点香蕉喂猴啊！”“大家不要伤它哟。”“马上向政府报告啊！”“那只猴很奇怪也，全身都是黑的，只有两眼是白的。”……

微信群里的议论，又通过朋友圈传到了许多人的手机里——这只黑猴通体黧黑，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仅面部两颊至耳垂处各有一片白毛，像戏里的花脸，又像穿着黑衣的圣诞老人；头顶上一撮直立的毛冠，很酷的样子。

林业及动物保护部门迅速获悉了这一信息，立即派出专家进行调查，确认这是一只离群的雄性白颊黑叶猴。这是南川城区周边首次发现白颊黑叶猴的踪迹。

白颊黑叶猴？卢玉洪及村民们感到十分有幸，他们亲眼目睹了一只金佛山的精灵。

白颊黑叶猴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一般栖息在金佛山东麓之天山坪、庙坝一带的高山峡谷里，怎么会突然跑到离人群如此接近的城市周边来了？南川城区离庙坝直线距离三四十千米，海拔相差一千多米，而且白颊黑叶猴都是以种群聚居，为什么在城区周边会出现一只孤独的公猴？

南川人都听说过一个黑叶猴昼夜救恩人的真实故事。那是2000年的夏季，一只严重受伤的黑叶猴被庙坝村村民王臣武收养疗伤后放归大自然的。有一天夜晩，王臣武家被这只

作曲家孟卫东：

歌的韵味、剧的魅力，体现中华音乐文化的辨识度



【艺谈录】

□本报记者 刘一叶

“歌剧的歌和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歌剧给人‘高雅’‘根深’‘门槛高’的印象，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努力找到一条沟通大众的途径。”

10月15日晚，首部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在重庆施光南大剧院上演。音乐中的重庆元素，让观众感受到浓浓的巴渝风貌。

《一江清水向东流》的作曲由中国音协顾问、中国合唱联盟主席、著名作曲家孟卫东担纲。民族歌剧需要怎样的传承与创新？艺术创作如何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民族歌剧的未来该如何发展？趁《一江清水向东流》首演之机，本报记者与孟卫东进行了对话。

借鉴板腔体是作曲思维“之一”，不是“唯一”

重庆日报：歌剧的歌和剧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你看来如何用音乐更好地体现歌剧的

戏剧张力？

孟卫东：音乐是对比的艺术，音乐的戏剧性、戏剧的音乐性，缺一不可。音乐的戏剧性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音乐结构的复杂程度，快慢高低；二是旋律的调式和调性变化。

歌剧的落点是“人”，歌剧要写出人物命运，解决好人物塑造问题，同时也要严格遵循歌剧的基本规律。

中国观众大多有“看戏”的审美定势，更注重戏剧的故事性，这就要求我们把对戏剧的认知带入民族歌剧创作中去。比如，重唱不是简单的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它是同一个戏剧情境下，两个角色内心活动、戏剧动作的不同，从而构成重唱契机，这样设置的重唱才有艺术性和戏剧性。

重庆日报：当下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塑造民族歌剧独特的艺术语言？

孟卫东：戏曲、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音乐文化的根基，有很强的审美基础。但我认为，借鉴板腔体（中国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种结构体式）是民族歌剧的作曲思维“之一”，但不是“唯一”。传统的歌剧音乐要有民族的调式，注重调性化、旋律性。我们的任务是要用歌的韵味、剧的魅力，体现中华音乐文化的辨识度，让今天的观众更乐于接受。

重庆话的表现力很强，稍加变化就很有音乐性

重庆日报：你仅花了4个多月创作《一江清

水向东流》，并且是写一首，重庆市歌剧院就排一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用歌剧来表现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题材，你有什么心得？

孟卫东：我非常热衷于歌剧的创作，对歌剧的探索也有着多年经验，每年我会写1—2部歌剧，同时还写有一些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

我一直坚信，歌剧音乐创作要有整体性思维。生态文明建设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是繁华都市中的空气净化，同样也是众人脚下清澈的水。我们想通过这部剧让观众记住自己身边为生态文明建设默默付出的人，同时引导观众思考自己应该从何处做起。

我写歌剧、歌曲首先想到的是要让中国观众能够听懂，让演员喜欢唱。所以，我想打造一部音乐风格比较别致、时尚、轻松，甚至幽默一点的轻歌剧。音乐上可以稍微“轻”一点，走轻歌剧的风格，或许有些类似于音乐剧。

在这个目标下，我们在旋律中加入了花腔，代表着青春态、年轻化，并引入了爵士鼓、吉他等乐器，让整部剧呈现出一种时尚感。

重庆日报：在演出中，你还加入了重庆元素，比如方言、啰儿调、劳动号子等等。不少观众反馈，这些元素与传统歌剧并不违和。

孟卫东：我希望我写的东西人们喜欢听，虽然要做到所有人都喜欢很难，但是能被一部分人喜欢、尤其是能为非专业的观众喜欢，我就很开心。

音乐能够刻画、表现人最细腻、最微妙的情绪变化，在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展开中，具有

烘托剧情、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

在我看来，《一江清水向东流》是发生在重庆的故事，用重庆话也很自然，并且，重庆话的表现力比普通话强，稍加变化就很有音乐性。我想，我的写作目的也就实现了。

把目标放高一点，再多给民族歌剧一点耐心

重庆日报：歌剧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欣赏歌剧也有一定的门槛。怎么让更多人接受并喜欢上这门艺术？

孟卫东：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音乐故事是给中国人看的。一部真正留得下来的优秀歌剧是要让观众爱听、演员爱唱，甚至能让观众哼着某段旋律走出剧场。例如，《白毛女》的《北风吹》、《江姐》中的《红梅赞》……优秀的民族歌剧中大多出现被广为传唱的片段。

从作曲角度看，这样的唱段最好是分小节歌唱，旋律朗朗上口，唱词通俗易懂。我在作曲时，也会认真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比如，在编排曲目上注意起承转合，以调动观众的情绪。

歌剧给人“高雅”“根深”“门槛高”的印象，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努力找到一条沟通大众的路径。

重庆日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歌剧创作处于繁而不荣的状态，新创作层出不穷，留下的却是凤毛麟角。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写这首诗的。”我就简单地从结构、意象、语言、情感、虚实等方面给她谈了一下。她后来告诉我，几乎就是按照我的说法讲的，效果很好。

我知道这都是她的谦虚。她读的书其实很多，古今中外的书都读，而且有批注的习惯，只要是触动了她内心的好诗，好句子，她可以做到过目不忘。读过《黎团山问》《月亮上站满诗人》等作品的人，可以切实体会到她诗中的信息有多丰富，诗中的思考有多深刻。

总之，天琳老师是一个对家人、朋友、生活、艺术都充满热爱的人，总是以阳光的心态打量一切，以纯真的微笑面对一切。

年轻的时候，她写了很多优秀的儿童诗，那是和儿女的成长同步生长的；花甲之后，她又写了很多儿童诗，那是陪伴外孙女、孙女时的艺术收获。她的笑容总是那么单纯、温馨，像儿童一样对生活充满新鲜感。她的诗也是如此，追求的是“让我们回到三岁”的单纯、干净，是“花甲女生”的梦想、纯粹。

天琳老师的突然离开，让诗歌界的好多朋友都很震惊。作为被天琳老师称为“家人”的朋友之一，我更是切身感受到那种说不出的痛。

先不说这样一个重要诗人的离去给诗坛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从朋友的角度，我突然感觉到内心空落落的。过去想聚会的时候，几个电话就可以马上把朋友们约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一通。今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天琳老师带着秋日的阳光远去了，只留给我们无尽的悲伤与怀想。

天郊风景是天琳老师生前居住的小区，每次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她住在那里。今后肯定还是会这样。我也以这个谐音创造了“天琳风景”这个词，它不只关涉傅天琳的诗，而是整个的傅天琳，她的诗品，她的人品，在新诗史上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人虽去，但这道风景将永存，滋养着我们继续写好诗，做好人。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或许就是远去的天琳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